



王科美工程队制作的石雕作品



洗必群讲述进京往事时滔滔不绝。

五十八年前，十一工匠进京献艺

海口龙塘石雕工艺千年不辍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

海口龙塘石雕生动传神，技艺源远流长，最早可追溯至于900多年的宋代，自清末以来，琼北宗祠庙宇及多家文保单位里也有不少石雕出自龙塘工匠之手。

让人引以为豪的是，1959年，海南从岛内各地抽调25名能工巧匠进京参与国庆“十大献礼工程”建设，此行中龙塘工匠就占了11人。岁月悄声流逝，当年龙塘11名进京工匠已有10人驾鹤归去，现今仅剩91岁的洗必群健在。9月初，老工匠在娓娓讲述龙塘石雕往昔辉煌的同时，难掩心中的落寞。与此同时，龙塘雕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在思考着：今后，这门技艺谁来传承？这个行业又将何去何从？



永昌村的火山石村门

一名九旬工匠的记忆

从海口琼山府城出发，往东南方向行驶约20公里，即来到海南远近有名的石雕村——龙塘镇永昌村。

一棵百年大榕树伸展开来的繁茂枝叶，足以将大半个村口庇护在林荫底下，一座由斑驳石块修葺而成的石头村门屹立在眼前，村门横额上镌刻着“百世永昌”四个楷体大字，笔画方润又不失刚劲，旁侧小楷记载“建于清代光绪十九年”尽显石门岁月沉淀。漫步在静谧的古村里，在一片竹林掩映下，地上堆放着一个个旧石磨，磨扇上那一道道嶙峋的沟壑，或沾着泥土，或长着青苔，似乎在向世人无声诉说那些年的雕琢艰辛与荣光。

犹如那石料雕琢，岁月在91岁的洗必群老人身上留下了一串串沧桑的痕迹，深邃的眼眶，满是疤痕的手脚，但一提起58年前赴北京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那段往事，老人兴奋之情油然而起，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，娓娓道来，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在讲述着当年最值得回忆的往事。

1959年迎来建国10周年，那年3月，海南抽调25名能工巧匠赶赴北京参与国庆“十大献礼工程”建设，不大的龙塘有11名雕刻工匠入选，足见当年龙塘石雕技艺声名远扬，那年33岁的洗必群十分幸运地入选其中。“去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，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呀！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！”一行人到达海口后乘船到广州，然后再坐火车，历经4天4夜抵达北京。在随后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，洗必群一行人参与了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、民族饭店等献礼工程建设。“你看这地图，就是我当年在北京买的，好几个老乡就是看着这个地图找方向，才抽空把北京天安门、颐和园、长城逛了。”翻开那张满是褶皱与裂痕的北京地图，洗必群几乎把脸挨在纸上，仔细地搜寻着人民大会堂的方位，地图背面“1959年5月第5次印刷”字样依旧清晰可见。

岁月流逝，58年看似漫长，但一晃过去，那个善于雕琢石料的青年早已变成垂垂老者。之后，洗必群没能再有机会去北京，而当年同批去京的11名龙塘工匠，吴太香、杜献初、杜建圣、杜献衿、洗同佑、洗同需、洗同恩等人陆续离世，现今只剩下洗必群一人在世了。“我老了，眼

睛也不好使，也干不动了，原本就指望把这门手艺传给子孙们，不曾想到，他们几个现在都不想干这行了！”说到这，洗必群的神情显得有些落寞。

一个石雕古镇的沉寂

落寞，不止是沈必群一个人的落寞。

9月13日，午后，骄阳似火，在海口新埠岛亮肚村一翻修的老宅院子里，王科美与几名工人趴在墙体上专注地雕琢龙腾与鱼鸟等，一刀、一凿，随着手臂挥动的每一次敲击声，石料粉末飞扬，一件件石雕作品雏形渐成，无不显扎实功底。作为龙塘雕刻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龙塘镇文彩村人王科美今年已64岁，他介绍，龙塘雕刻最早可追溯于900多年前的宋代，由于龙塘位于火山石覆盖地区，石料资源丰富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石雕这个特色产业，当地居民早期的生活用品如石磨、石缸，以及古石屋的石柱，无一不是就地取材加工而成，逝者墓前的石人、石狮、石马、石狗等也雕刻得十分生动传神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龙塘石雕对工艺的精细与美化追求越来越苛刻，到清末民初，龙塘出现了永昌、博抚等远近闻名的石雕村。琼北地区修建的宗祠庙宇和古式民居上，栩栩如生龙腾、麒麟奏乐鸟兽等石雕几乎都出自龙塘工匠之手。“以海口为例，现今的海瑞墓、丘濬墓等多处文物保护单位里都有龙塘石匠的作品。”王科美不忘补充说，龙塘人周明鉴生于1916年，10多岁就开始学习雕刻，尤擅长石雕，其创作的作品遍布岛内外，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就有周明鉴的石雕作品。

然而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随着机械化石雕产业的兴起，传统的石塘手工石雕行业受到很大的冲击。此外，随着现代家居品位的提升，木雕工匠越来越吃香，相比之下，石雕市场走下坡路已是一个不争事实。“石雕既需要搬运，又要求精细雕琢，磕磕碰碰受伤也难免，别说是刚入行的徒弟，有时我们老师傅一天下来手也能磨出好几个水泡。”王科美说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龙塘镇大大小小的雕刻工程队少说也有五六十个，如今这一数字或已锐减至20个左右。他说，现在石雕、木雕工匠收入不相上下，干得好的话，月收入万元不是问题，可是少有年轻人愿意扎扎实实地学这门技

术，现今工程队里能干石雕这行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。

一种非遗文化的传承

每逢闲暇，洗必群外出纳凉经过同村村民洗开球的院落时，总会习惯地去俯下身去抚摸着石磨上那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磨槽，或是细心地用树枝将石槽里的枯叶或泥土清理干净。

今年68岁的洗开球也曾是一名石雕工匠，虽说改行经商快20多年了，但他对于石雕作品的迷恋一直不减，尤其是偏好收藏石磨。20多年来，洗开球辗转省内多地，将一个笨重的石磨运回永昌村老宅院子里藏放，“这些石磨大都一两百斤以上，根据我的考证，它们大多有百年以上历史。”洗开球说，石磨几乎算得上从石器时代沿用时间最长的农家物品之一，主要用于将米、麦、豆等粮食加工成粉、浆等。

最多时，洗开球曾收藏了百余个石磨，有人笑他说“想存着等升值”，对此，洗开球更多时候只是微微一笑，他说，随着科技工业的进步，如今，即使是在龙塘等羊山地区的农村，石磨也已被日新月异的电动机械磨具所代替，“以后，怕是没有人会再制作石磨了，再过百年之后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记得龙塘的石磨。”



洗开球院落里的石磨

据龙塘镇文化站站长洗灵芳介绍，2007年3月，海南龙塘雕刻艺术列入海口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随后入选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如今，琼山区龙塘镇每年都会在“中国文化遗产日”开展一系列龙塘雕刻艺术展览和省级传承人现场技艺展示，借此进一步提升龙塘雕刻艺术的享誉度与影响力。龙塘石雕声名不减当年，但由于石雕行业市场主要依靠农村建设庙宇神像与古式民居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，原本就不大的市场空间日渐被压缩。更让人叹息的是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技艺娴熟的老工匠们正在老去，眼下并未有更多的年轻工匠冒尖来传承这门古老技艺。

王科美十分认同洗灵芳的观点，但更让他感到忧虑的是，今年以来，由于环保整改要求，龙塘镇所剩无几的石雕工厂也面临迁址或整改中，在这轮“困局”中，作为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龙塘石雕如何开辟一片新天地？